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2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本土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

见报须刊登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预先声明。

著书的本意

李瑞国(鱼台)

几天前,我陪妻子去家附近的视通眼镜店配眼镜。店里没别的顾客,只有最里面吧台后坐着一位中年女士,应该是店主。

见我们进来,她立刻起身招呼。店主中等个子,文文静静的,穿着像医生那样的白大褂。走近吧台时,我习惯性地扫了一眼,发现她面前摊着本厚厚的书,有些惊讶:“您很喜欢看书啊?”

“闲来没事,读书当个乐子。”她答得简单。

就这几个字,却让我心里一动。“真难得!现在这年头,像您这样年纪还爱捧着书本的人可不多见了,满大街都是低头看手机的。”

“手机里都是零碎信息,”她接话道,“好多视频和文章水平不高,真假也难分辨,还夹着不少功利宣传。学不到系统知识不说,有时反而被带偏了。”

这番话让我眼前一亮。眼前这位店主,绝不是个普通生意人,至少是个有自己想法、有见识的文化人。这些见解对很多人来说,简直像提了个醒。

我还想聊下去,妻子轻轻碰了碰我胳膊,这才想起正事。“哎呀,扯远了,”我赶紧说,“麻烦您帮她挑副合适的眼镜?”

店主有点不好意思:“不怪您,是我话多了。”说着走出吧台,让妻子坐到验光仪前,“先给您测下现在的度数。”

趁她们挑镜框,我随手翻了翻吧台上那本书。封面《史记》两个大字跳进眼里,心里对店主的佩服又添了几分。再看翻开的那页,空白处有些简短的笔记,看得出读得很认真。在开店的环境里还能静下心来啃《史记》这样的书,不是真爱书的人,哪做得到?

等妻子挑好眼镜付了钱,叫我走时,我

还沉浸在书页里。店主看我出神的样子,笑着夸了句:“看来您也是个爱读书的。”

也许是遇到同好心里高兴,我脱口而出:“就是点兴趣,偶尔读读,也试着写点东西。”

“您还写书?”她眼神里透着惊讶。

那惊讶的目光让我有点小得意:“刚出了本小说。改天送您一本,请多指教。”

“小说?送我?”她更意外了。

“是啊,我的《人间清欢》,刚印出来不久。取眼镜时给您带一本。”

“那好!”她目光落到我鼻梁上那副旧眼镜上,镜腿的漆都磨掉了,露出里面的金属,“您真送我书,我就免费送您一副新眼镜!”

“真的?”我心头一热——这副戴了十年的老古董,大概早入她眼了。

“当然真的!”她语气肯定。

“好,一言为定!”

第二天取眼镜,我陪着妻子去,真带上了我的《人间清欢》。店主见我来了挺高兴,接过书就低头翻起来,一页一页看得认真。看她那专注劲儿,我心里暖烘烘的。

店主也守信,把新眼镜递给了我。拿着这份意外的礼物,感动之余,更觉得欣慰——这不就是我写第一本书最想得到的回响吗?虽然像是一次朴素的“以物易物”,却让我满心欢喜。

忽然想起袁枚说过的话:“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我的书没什么名气,但能送到眼前这位真正的爱书人手里,不正是我当初写这本书的本意么?

偶遇夏影

罗静(泗水)

凌晨五点钟,晨光已经完全透过了窗帘,透过了梦境,红彤彤地照射在床头上,形成了一道道斑驳的光影。光影很静,静悄悄地驻守在人间惺忪的时分。稍不留神,一个侧身,左手恰巧按在了影上,紧接着便有一种灼热感,从手臂传到全身各处。清醒,在那影儿荡漾的时分,并随之晃荡成一条溪流,缓缓地流淌进崭新的一天。

下楼上班,旭日已经渐渐居中,汗珠一下子溢出额头。上车前,突然看到楼影前倾,倾得尤为厉害,顿时叫人有种莫名的压迫感,难道是这水涨船高的楼市在作怪?人到中年,庆幸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不用沦为整天气喘吁吁的房奴。骑上车,很快就从楼影上通过。

中午下班,正好赶上一天中最炎热的那段。选择骑行的最大好处便是可以乘风,但这次去只能乘浪,乘那滚滚热浪。骑一路,汗流浹背,于是慢慢靠近

行道树的影儿,果然清爽了许多,果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又骑一路,豁然开朗,这单枪匹马的日子着实是不好混啊。

傍晚七点钟,暮光依旧明媚,虽不再灼热,但足够耀眼,让想要出门散步的人犹豫不决。偌大的公园在暮光中留影,形成一座不小的山头,三三两两的行人也在暮光中留影,化作一只只偌小的鸟,鸟正跃跃欲试着翻越山头……山的那边是什么?是海?是诗和远方?还是无尽的未知。暮光飞逝,夜色渐浓,兜兜转转的人都重新回到了现实中,回到了喧嚣的俗世,或许有人会突然患得患失,会亦步亦趋,会舍远求近……

偶遇夏影,影影绰绰,重重叠叠。不禁要说,我也在夏天留了数张影,哪怕都如此渺小,且如此微不足道,但足以游走于当下,足以追问于现实。夏影,终究是一个个纯粹的光点,是一条条清澈的光线,只是常被世间打乱,又被人为排列。

题浣笔泉

鲁亚光(微山)

树挂鸣蝉水傍台,
云推日影墨华开。
诗家都是风流客,
浣笔泉边去又来。

蜻蜓之翼

楚星(嘉祥)

山腰之上立起的楼宇
让山顶的青松成为
被俯视的风景

一群飞翔的精灵闪过瞳孔
如鹰隼般迅疾
我想起
童年竹扫帚下的窸窣
还有蚊帐里的幽囚

可飞千尺之高的魂
可至万里之遥的魄
却隐入尘烟
直到此刻的令人惊叹

今夜的梦
我愿两臂化作晶莹羽翼
追逐擦肩而过的扶摇之鸟
触摸珠穆朗玛的雪花震颤

风铃(外一首)

张曙光(济宁高新区)

在镌刻捐献者名字的纪念碑前
摇响一簇
未署名的遗嘱

阳春

割草机轰鸣而过
青草凛冽的气息弥漫
片片阳光的刀刃

缠绵

高松(临沂)

时光是
一条河
一天星
一个人

桥上霓虹闪烁
马达轰鸣
一轮弯月独自在水中

岸柳的心事
和人一样
登高或临水
似动而非动